

李文海 · 程 漱 · 刘仰东 · 夏明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JINDAI



DA  
ZAIHUANG



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李文海 · 程 焱 · 刘仰东 · 夏明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JINDAI



DA  
ZAIHUANG

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孙宝堂  
封面题字 刘永高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李文海 程 献 著  
刘仰东 夏明方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77,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08-01812-X/K·420

定价 13.10 元

# 前 言

---

---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灾荒研究”课题组完成的第四部书。

已经出版的三本书中,《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汇集了自1840到1949年有关灾荒的大量原始资料,但基本属于史料长编性质;《灾荒与饥谨:1840—1919》一书,我们力图把它写成纲要式的近代灾荒简史。由于体例的限制,这些书都没有可能对重大灾荒作展开的详尽的描述;又由于题材的原因,它们的读者对象大抵限于专业研究者中间。我们觉得,就研究过程而言,这样做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或历史问题的认识,总是要先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然后理出基本线索,才能为更深入地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史料长编和简史性的著作,也自有其特定的价值。但是,正如戴逸老师曾经说过的:“历史书籍总不能变成只是同行专家之间交流对话的工具。”(《历史的顿挫》序言)在广泛搜集资料并掌握了基本历史线索的基础上,研究就应该向解剖典型、分析个案方面去深入。而如果能够选择一个恰当的主题,采用较为活泼生动的笔法,写出一部既对专业研究工作者有用、又足以引起专业范围以外的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书来,那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但是更好地尽到了历史工作者的学术责任,也可以从史学研究与

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中得到深切的慰藉。

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确定的。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特别是近代社会,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原因,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灾情也更为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几乎是无年不灾,无灾不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挑出十次最大的灾荒,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来,过去的封建政权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在灾荒发生之后,虽然也有一套报荒、勘灾、赈济等等的制度,但对于灾情的确切判定,却并无十分科学的办法。拿水灾来说,关于降雨量、河流流速流量等的科学统计和记载,是直到本世纪初才初具规模的;而地震灾害的报告,如震中、震级、烈度的测定和记录,则是在本书描述的1920年甘肃海原大地震之后,才开始逐步搞起来。二来,历史资料中关于灾荒的记载,虽然不乏具体细致的描绘,但大多是局部地区的情况反映,一涉及到某次灾荒的宏观估计,则往往流于笼统的形容,如“大灾巨祸”、“凶岁奇荒”、“饥民遍野”、“饿殍塞途”之类,要靠这些说法去区分灾情程度的轻重,其准确性就很难有充分的把握。三来,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个时候,可以称得上是大灾的,决非屈指可数,而是比比皆是。这当然也增加了选择的困难。

因此,本书所写的十大灾荒,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决不是说,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在程度上与此相差不多的大灾了。为了避免误会,也为了给人们一个关于我国近代灾荒的全貌,我们特意编了一份《中国近代灾荒年表》,作为本书的附录,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灾荒发生的最简要的情况。

无论如何,假如读者有兴趣或者有耐心读完这本书,就一定会对旧中国我们中华民族所受的民族苦难,有一个新的更深的了解;就一定会对近代社会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

社会的关系,有一个清晰、形象的认识;就一定对旧社会在黑暗政治和无情灾荒双重荼毒下人民群众所过的人间地狱式的生活,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确实这样相信。

新中国成立后,如本书所描述的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动辄几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被夺去生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已经像噩梦般地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自然灾害仍然是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障碍,时刻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同自然灾害作顽强的斗争,依然是行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中国人民的长期任务。温故可以知新。了解旧中国的灾荒情形,对于我们今天增强防灾意识,总结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高全社会的抗灾能力,是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我们课题组是1985年成立的,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有十年的历史了。十年时间不算长,但对于我们来说,为完成这个课题的各种项目而花去的日日夜夜,却是难以忘怀的。这期间,课题组的成员,或因生离,或因死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所有参加课题组的同志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亲密的合作关系,我以为这是极其可贵的。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在本书正式定稿的时候,不禁令人产生无限沧桑之感。我想,《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的出版,不仅是对于课题组成立十周年的最好的纪念,也愿以此当作一瓣心香,奉献给共同奋斗而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同志。

文 海

1994年4月18日

于人民大学林园

# 目 录

---

## 前 言

- 1 国难河患**  
——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 (1)  
    水围开封  
    江河同难  
    浊浪再起  
    谁挽狂澜
- 2 大河改道**  
——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前后…………… (28)  
    惨绝人寰的前奏  
    横冲直撞的怒涛  
    堵乎？导乎？  
    新河道的两岸
- 3 飞蝗七载**  
——咸丰年间的严重蝗灾…………… (58)  
    从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说起

遮天蔽日，田禾俱尽  
九州无奈小虫何

4

### 丁戌奇荒

——光绪初元的华北大旱灾 ..... (80)

新皇帝登极之后  
饿殍一千万  
旷田畴十年未尽辟  
创巨痛深后的沉思

5

### 南国巨潦

——191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 ..... (114)

鱼米之乡的忧患  
泽国与火城  
杯水车薪的赈济与画饼充饥的治河

6

### 北疆浩劫

——1920年北五省大旱灾和甘肃大地震 ..... (135)

似曾相识话奇荒  
红光闪过之后  
并非偶然的巧合  
历史灾难的补偿

7

### 万里赤地

——1928至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 (168)

西北陷入“活地狱”  
大平原变成了荒墟  
游民与匪患  
洒向人间都是怨



**8****八省陆沉**

——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 ..... (202)

灾象探源

江城巨浸

洪波劫

淮河怨

重建家园梦难圆

**9****人祸天灾**

——1938年的花园口决口事件 ..... (238)

“以水代兵”的荒唐决策

黄泛区挽歌

堵建工程的内战阴影

**10****兵荒交乘**

——1942至1943年的中原大旱荒 ..... (268)

巨浸发生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

赈灾？增灾？

另一个新世界

**[附录] 中国近代灾荒年表 ..... (301)**

# 1

## 国难河患

### ●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

---

---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时值初秋,炎暑未退。

这是以国耻载进近代史册的一天。

这一天,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来到泊在南京下关的康华丽号英国军舰上,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随后,璞鼎查兴奋地宣告:他已为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禁烟运动的彻底失败和鸦片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到来,它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开端。从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灾难一再席卷而来。

正因如此,人们一提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就会马上将“1840—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半殖民地化”联系起来,习惯地想到国难当头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实际,鸦片战争和作为其

结局的《南京条约》，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震撼实在是太剧烈了。

但是，鸦片战争毕竟覆盖不尽 1840 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全部苦难。恰恰在同一时期，从 1841 年到 1843 年，发生了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即 1841 年的河南祥符决口，1842 年的江苏桃源决口，以及 1843 年的河南中牟决口。这三次黄河漫决，受灾地区主要为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并波及山东、湖北、江西等地，这些地区大都离鸦片战争的战区不远。那么，这场正巧在鸦片战争期间连年河决的社会灾难，就不能不给战祸造成的社会震动更增添了几分动荡不安。

## 水 围 开 封

尺书来讯汴堤秋，叹息滔滔注六州，  
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  
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储仰屋愁，  
江海澄清定何日，忧时频倚仲宣楼。①

这是林则徐因禁烟运动和坚决抵抗侵略者被革去职务，遣戍伊犁途中，又因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于 1841 年 8 月 19 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奉命折回河东效力，到达开封后写下的诗句。诗中连连出现“叹息”、“愁”、“忧”、“哀声”的词句，固然是有感于黄河泛滥而引出的愁绪，但对于这位面临禁烟运动的夭折，又耳闻目睹了英国侵略者船坚炮利之凶横的爱国者来说，这些缘于河患的感慨中，肯定也注进了诗人对时事的忧伤。一个新的，却是让中国人至今不忘的惨痛时代，正是在黄河漫决和外敌入侵的双重灾难

---

① 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 37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二版。

中到来的。

1841年入夏以后，黄河中下游水势陡涨，大河奔涌，险象叠现。据当时的东河河道总督文冲奏称：“本年入夏以来，黄河来源甚旺，各厅纷纷报险。”<sup>①</sup>他在8月3日的奏折中具体提到：“甘肃宁夏府，黄河于六月初八至十一日长水八尺一寸……河南陕州万锦滩黄河于六月初五、初六、初九等日子、辰、午之时及十四日子刻七次共长水二丈一尺六寸，武涉沁河于六月初五、六、七日三次长水四尺三寸，异常勤旺。而十一日七时之间万锦滩长九尺六寸之多，下注尤为猛骤，历查伏汛涨水，从未有如此之盛，且水色浑浊，前涨未消后涨踵至。”<sup>②</sup>

1841年8月2日辰刻，黄河浊流终于在祥符县（今属开封）上汛三十一堡决口。此处正南对着河南省城开封，距离不过15华里，冲出决口的黄水以建瓴之势，凄厉地呼啸着漫卷而下，大溜掀起了满天的黄尘和灰雾，转眼之间就吞没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直迫省城。8月3日子刻，黄水冲破护城大堤，围住了开封。

这时，那位在稍后参加签订《南京条约》的牛鉴还在河南巡抚任上，他在8月4日的一份紧急奏报中声称已经同驻工黑堰的河道总督文冲失去了联系，这两地虽间距仅20余里，而“一片汪洋，声息不通，未及会衔”<sup>③</sup>。在几近绝望中，他只能对天号泣、长跪请命，祈求上苍保佑。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在后来的奏折中回顾说：“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祥符汛三十一堡漫口，省城猝被水围，其非常之险层见叠出。”<sup>④</sup>

所谓层见叠出的“非常之险”，最初究竟是什么样的情状呢？据

① 《清宣宗实录》，卷353。

② 《再续行水金鉴》，卷80，第2076页。

③ 《再续行水金鉴》，卷80，第2077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对该馆各类藏件，一律简称为某某档），道光二十二年，鄂顺安折。

赵钧《过来语》记：“六月初八日，黄河水盛。至十六日，水绕河南省垣，城不倾者只有数版。城内外被水淹毙者，不知凡几。”<sup>①</sup> 这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括，但也不难想见，惊涛骇浪，呼啸而至，水高丈余，田庐湮没，城垣坍塌，人民荡析离居，城中万户哭声的灾难性场面。当时的一些地方官吏应急乏策，匆促“重赏雇夫，将五城全行堵闭”。但由于开封城墙是外砖内土的建筑结构，因年久失修，砖多剥落，简直防不胜防，漫水很快冲漏了地势低洼的城西南一段，瓦解了这种纯封闭式的护城办法。河南巡抚牛鉴不得不自发事的三十一堡乘小船绕道回城，监督堵筑。由于河水“湍激盘旋，猛不可状”，在最初几天的守城过程中，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8月3日到8月6日，城南门地段水深持续在一丈四五尺上下，用去星夜赶做的柴土坝十余道及土墩数十丈，“前之冲漏者乃得完固”。而与此同时，曹门、宋门附近也因为地势低洼，“水势所趋，城垛坍塌，月墙皴裂，不计段数”，又赶紧堆土坎塞之，但“宋门旁之水门洞其深莫测，百计堵筑，水从地出，既堵复渗”，最后不能不“赶用绵被绵袄加布袋砖包以数十万计，始行堵住”。即使如此，仍难缓解开封城“形如釜底”之势<sup>②</sup>。更重的灾情还在后头。

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是立秋的日子，此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国北方一年当中最怡人的时节了。天高气爽，轻风徐徐，金色的收获……然而，1841年的秋天，人们却沉浸在弥漫半个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的气氛内。紫禁城里被南国战火扰得寝食不宁的道光皇帝，还不能不分出精力来批阅和思虑从河南灾区不断飞递而来的奏折。就在8月8日，河水再次猛涨，咆哮声声，使本来就被黄水围困的开封城受到更为严峻的威胁。第二天，大水直冲开封城北的护城堤，“其危不测”，牛鉴在奏折中坚持认为：“事之至重至急，

---

① 《近代史资料》，总41号，第133页。

② 《再续行水金鉴》，卷153，第4023—4024页。

无有逾于保卫省城者，并无顾此失彼之虑。”<sup>①</sup>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面不断上报：“中牟、通许二县……各有十数村庄被淹”：“被水者有荥泽、中牟、郑州、内黄、封邱、考城、武陟、孟县、原武、孟津等十三州县。”<sup>②</sup>一面却对这些被淹地区置之不顾，专为守住开封一个孤城而不惜血本：“重价购买砖块或买民间破屋或拆毁废庙赶运工次”；“赶做磨盘鸡咀等坝及小砖垛数百道”。由于水势凶猛，大坝随筑随淹，物料难以接济，只好“拆城上垛墙及教场贡院等公所砖石以应猝需，势同剜肉补疮，实迫于万不得已”。当时任开封府知府的邹鸣鹤对8月24日到9月1日之间抢护开封城有过一段相当生动而又悲惨的记录——

抢护官绅奔命不暇，自初七（8月24日）以来，每日辄长水五七尺不等，加以天时阴惨，大雨滂沱，城内坑塘尽溢，街市成渠。城上督工官弁及做工人夫等上淋下潦，咸胼胝于泥淖之中。而溜益加紧，砖质轻浮，随抛随拆，业已计无复之，随搜买磨石二千余盘及重大石块无算，并飞札济源、巩县等处采买碎石运省应用，将巨石向城角抢抛，俟立住脚底，再以砖块加抛，抛成后复抛重石盘压砖坝，乃不至随流淌泻。城外堤口各村庄，溜所过成泥沙，淹溺死者，不可胜算。甚有攀援上树哀号求救，声不忍闻，而波浪掀天，船不能渡，至水涌树倒，随流而逝者不可胜计。其余迁高阜者半，避入城内者半，而城内民房泡塌，徙避城垛者每日增添……<sup>③</sup>

就在开封城内外出现上述惨烈局面的期间，1841年8月26日，英军侵占了南方美丽的城市——厦门。无论就厦门的失守还是开封的被困而言，灾难还远望不到尽头。英军攻占厦门后，随即沿

① 《再续行水金鉴》，卷80，第2092页。

② 《再续行水金鉴》，卷80，第2083、2087页。

③ 《再续行水金鉴》，卷253，第4025—4026页。

海北犯，而河南的省城开封则继续被黄水团团围逼着。

9月1日以后，大水仍无退去的迹象。开封的城墙毕竟年代已久，长时间承受大水的冲击和围困，后果可想而知，牛鉴接连几次在奏报中言及，“汴省城垣本属年久损坏，百孔千疮……泡久则愈形酥损”，“南门地处极洼，城身亦多坍塌”，“四面城身久泡酥损，此修彼坏，百孔千疮”，“城垣之间段坍塌者十余次……”<sup>①</sup>。9月2日，大溜再一次排山倒峡，奔腾而来，“城根汕刷，坐蛰之处比比皆是”。牛鉴别无选择，唯一的办法是抛石护城，这位负有“守土牧民”重任的封疆大员深知开封陆沉的严重后果，干脆住到了城头上“躬督抢抛”，但仍旧未能扼阻住黄水狂涨的势头。三天以后，大溜又以澎湃之势“塌去城墙五丈余”，把执拗地认为凭当时的人力和物力，“以之堵大堤则不足，以之卫省城则有余”的牛鉴，几乎推向了绝境。9月6日，道光皇帝“以开封水围匝月，情形危迫，命牛鉴将城内居民及早迁徙，官员亦酌量迁避”<sup>②</sup>。牛鉴万般无奈，只好又“率在城司道府厅恭设香案，望北叩祷保护”。一位目击者形容9月9日的险迫情形时称：“浪若山排，声如雷吼。城身厚才逾丈，居然迎溜以为堤，而狂澜攻不停时，甚于登陴而御敌。民间惶恐颠连之状，呼号惨怛之音，非独耳目不忍见闻，并非语言所能殚述。”<sup>③</sup>当天用于抢护的物料已尽，城内官民束手待毙，幸而在这时，有两只料船自北冒险飞渡而来。大概就是这两只船内的物料，加上官民日夜冒死的抢护，古老的开封城才不致在大水中覆没。整个9月间，城内官民很难过上一个可以安眠的长夜，“溜去则城稍定，溜到则城必塌，甚至一日塌至数次，每次必至危极险，计共塌城至十六七次，刻刻有满城性命之忧”<sup>④</sup>。应当承认，守城的官兵和民众，虽面

① 《再续行水金鉴》，卷 80、81，第 2086、2092、2094、2099 页。

②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第 111 页，中华书局版。

③ 《录副档》，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折。

④ 《再续行水金鉴》，卷 153，第 4028 页。

临“登陴御敌”之状，并无惧色，“凡可御水之柴草砖石，无不购运如流；凡力能做工之弁役兵民，无不驰驱恐后”<sup>①</sup>，包括兰仪汛都司邱广玉在内的许多官民都曾因抢护城垣而落水，不少人因此付出性命。他们的抗灾精神，与同一个时间在福建、江浙沿海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官兵们的御侮气概相比，是并不逊色的。

9月30日，林则徐到达开封。前此，林则徐由于在鸦片战争中坚持反侵略斗争，受到一部分投降势力的排挤，被道光帝“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行至扬州时，因为另一位被道光帝派去筹办救灾工作的大臣王鼎的极力请求，被允准“折回河东”，参与救灾和治河。8月26日，当此信传到开封时，在正处于深重灾难中的群众间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闻林制军将来，绅民无不喜跃”。“闻之者共相庆也。”<sup>②</sup>林则徐从一个灾难深重的地区到了另一个灾难深重的地区，刚刚被迫卸下与侵略者直接战斗的重担，又肩负起与洪水搏斗的艰难责任。一抵开封，他立即赶赴祥符六堡工地，“追随星使，朝夕驻坝”，以至“奔驰成疾，既发鼻衄，又患脾泄，两症相反，医药綦难”。但他置自身的得失于不顾，“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赞画”<sup>③</sup>，为祥符六堡的堵口工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1841年9月到1842年的春天，林则徐在投身堵河工程的同时，仍念念不忘国家民族的命运。“诗言志”，诗也言愁。林则徐在祥符河工处写下了许多诗篇，虽也不乏表现“肝胆披沥通幽明，亿兆命重身家轻”的献身精神，但更多的则如我们在篇首引录的那样，字字句句心情压抑，愁绪万千。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秦台舞罢笑孤鸾，白发飘零廿载官，  
半道赦书惭比李，长城威略敢论檀。

① 《录副档》，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折。

② 《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366页。

③ 《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366页。



石衔精卫填何及，浪鼓冯夷挽亦难，

我与波斯同皱面，盈盈河渚带愁看。

这种愁苦无奈的精神状态，连同“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的忧民意识，与他在这年秋天收到门人戴纲孙关于国家时事的手书和诗作后，“欲拍铜斗而碎唾壶，不知涕之何从也”的激越之情纠搅在一起，构成了林则徐当时以忧患为基调的思想倾向，这也是1841年秋天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就在林则徐抵达开封的次日，英军再陷定海，守城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战歿。十天后，发生了悲壮的镇海保卫战，钦差大臣裕谦等英勇献身。林则徐在河干工地一再写信给友人，“力陈船炮水军之不可已”，始终保持了抵抗入侵者的鲜明态度。

进入10月之后，黄河仍不时“溜势汹涌”。此后直到次年春天，大水始终威胁着开封，“共阅八月之久”。虽不致呈“狂澜排山倒海”之势，但由于整座城市被水长期围困，“城墙水泡愈久，愈觉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防护工作“更为吃力”<sup>①</sup>。况且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清政府在腹背受敌，军费浩繁，战局每况愈下的情势下，已经很难腾出精力和财力对被水的开封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好不容易筹措了500余万两银子，几经周折，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3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才总算使用上，祥符决口也堵合了。

这场来势如此迅猛的特大洪水，当然不仅仅是危害了开封一城，可以说，洪水的走向，是将灾难延伸到了广袤的中华腹地。河决祥符后，大溜直奔开封西北角，然后分流为二，汇向东南，又分南北两股，“计行经之处，河南安徽两省共五府二十三州县”<sup>②</sup>。其他如江南（今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均有被灾地方”。关于灾况，我们

① 《再续行水金鉴》，卷153，第4028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359。